我在A1的一角，能看到各个实验室的人。我们这一片有一个小小的computer science区域，有零星几个computer science教授的办公室，也有零星几个我们。这个位置是个好位置，每天可以看到教授们，研究生博士生以及科研人员们来来去去，走到我们背后的就餐区域热饭，或者从我们前面的电梯下楼。两个学期下来，莫名认识了许多人。

我的桌子左边是Eid教授的桌子。Eid教授每天都回实验室。大三秋季学期我刚刚开始在这里干活，而且是voluntary，也就是打白工，根本不敢跟周围不认识的人们打招呼。一个学期下来，我没有跟除了自己教授之外的任何教授打招呼。寒假的时候我突发奇想，在Eid教授回实验室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“Good morning！” 他居然很友好地回复了我一句“Morning！” 于是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会打招呼问好。虽然直到春季学期期末，我还没有正式跟他说过话，但是每天的打招呼都是雷打不动的。

虽然没有直接跟他说过话，但是身边的同学们经常说起他。

寒假过后的那一阵子，我在实验室写代码。一个同学突然在背后叫我，跟我打招呼。我回头一看，是一个戴头巾的同学。第一眼还没认出来，我愣了一下。那个同学说，“Silvey，是我呀！现在天气凉了，我开始戴头巾了而已” 我这才意识到那是欣。“欣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我问。欣说，“我来找Eid教授还电脑。我跟你说过嘛，我来上学的时候只带了七条裙子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电脑。Eid教授就借给了我一部电脑。现在我用奖学金买了电脑，可以把他的电脑还给他了。”

暑假的头几天，我和生聊天。生说，Eid教授给他付了暑假学校住房的钱。“照理说，学校内的学生如果在实验室工作，是有微薄的工资，拿不到包住房费用。Eid教授就想了办法，把我当作一个校外的科研助理这样招进来，于是他就能在学校正式渠道里给我每个月支付住房的钱。我可得好好做他给我派的活儿。”

我听完还挺震撼的。

生还开玩笑，“I’m taking an Eid break. Not the Ramadan one---I mean, taking a break form Professor Eid. My Eid break ends tomorrow! I’ll be working in A1 from then on.”

第二天我真的在实验室看到了生。生去办公室找Eid教授。Eid教授如往常一样非常热情地招呼每一个来拜访地人。他们谈完话，就下楼去楼下实验室了。

生没有跟我过多地打招呼。我记得他说过的话：“outside of A1, we are friends.”

我觉得Eid教授很像他的名字---开斋节。开斋节里，许多人都做许多善事，帮助许多无家可归或者情况艰难的人。人们免费发放食物和物资给大众，在经济和粮食上帮助困难的人们。而Eid教授不仅在Eid的时候做好事，他全年都在做好事。他帮助悄悄跑来上学的同学和游历列国的编程家，像是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。